

春天喊我

街上有今年的第一场春雨。

春雨知道自己金贵，雨点像铜钱一般“啪啪”甩在地上，亦如赌徒出牌。

下班的人谁也不抱怨，这是在漫长的冬天之后的第一场天水；人们不慌张，任雨滴清脆地弹着脑门。在漫长的冬天，谁都盼着探头一望，黄土湿润了，雨丝随风贴在脸上。但是在冬天，即使把一瓢瓢清水泼在街上，也洒不湿世界，请不来春意，除非是天。然而在雨中，土地委屈着，浮泛腥气，仿佛埋怨雨水来得太晚。土地是任性情人，情人总认为对方迟到了约会的时间。在犹豫的雨中，土地扭脸赌着气，挣脱雨水的臂膀。那么，在眼前已经清新的时刻，凹地小镜子似的水坑向你眨眼的时刻，天地融为一体。如同夫妻吵架不须别人苦劝，天地亦如此。

在下雨之前，树枝把汁水提到了身边，就像人们把心提到嗓子眼儿，它们扬着脖颈等待与雨水相逢。我想，它们相逢时必有神秘的交易，不然叶苞何以密密鼓胀。

路灯下，一位孕妇安然穿越马路，剪影如树的剪影。我坐在街心花园的石椅上，周围是恋爱的人。雨后的春花，花园中恋爱的人即使增加十倍也不令人奇怪。我被雨水洗过的黑黝黝的树枝包围了，似乎准备一场关于春天的谈话。

树习惯于默不作声，但我怎能比树和草更有资格谈论春天呢？大家在心里说着话。起身时，我被合欢树的曲枝扯住衣襟。我握着合欢

春水上，苞芽鹅黄。黑燕子像钻门帘一样穿过枝条。这样的春天住在江南，它是淑女，适合被画成油画、水彩、被拍照和旅游。北方有这样的春天吗？没见过。在北方，春天藏在一切事物的背后。

在北方，远看河水仍然是白茫茫的冰带，走近才发现这些冰已酥黑，灌满了气泡，这是春天的杰作。虽然草没有全绿，树未吐芽，更未开花，但脚下的泥土不知从何时泥泞起来。上冻的土地，一冻就冻三尺，是谁化冻成泞？春天。

像所有大人物一样，春天惯于在幕后做全局性、战略性的推手。让柳叶冒芽只是表面上的一件小事，早做晚做都不迟。春天在做什么？刚刚说过，它让土地解冻三尺，这是改革开放，是把冬天变成夏天——春天认为，春天并不是自然界的归宿，夏、秋和冬才是归宿或结果——这事还小吗？

春天既然是大人物，就不为常人所熟知。它深居简出，偶而接见一下春草、燕子这些春天的代表。春天在开会，在讨论土地开化之后泥泞和肮脏的问题。许多旧大员认为土地不可开化，开化就乱了，泥泞的样子实在给“春天”这两个字抹黑。这些讨论是呼呼的风声，我夜里常听到屋顶有什么东西被吹得叮当响，破门拍在地上，旧报纸满天飞。这是春天会议的一点小插曲。春天一边招呼一帮人开会，另一边在化冻，催生草根吸水，柳枝吐叶，把热气吹进冰层里，让小鸟满天飞。春天看上去一切都乱了，一切却在突然间露出了崭新

形，春天弄脏了世界又让世界进入盛夏。春天变了江山即退隐，柳枝的叶苞就是叶苞，它并不是春天。青草也只是一株草，也不是春天。春天以“天”作为词尾，它和人啊树啊花啊草啊牛啊羊啊官啊长啊都不一样，它是季候之神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爱照相的人跟夏天合影、跟秋天合影、跟冬天合影，最难的是跟春天合一张影，它们的脚步比“咔嚓”声还要快。

不要跟春天说话

春天忙。如果不算秋天，春天比另两个季节忙多了。以旅行譬喻，秋天是归来收拾东西的忙，春天是出发前的忙，不一样。所以，不要跟春天说话。

蚂蚁醒过来，看秋叶被打扫干净，枯草的地盘被新生的幼芽占领，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太长了。蚂蚁奔跑，检阅家园。去年秋天所做的记号全没了，蚯蚓松过的地面，使蚂蚁认为发生了地震。打理这么一片田园，还要花费一年的光景，所以，不要跟蚂蚁说话。

燕子斜飞。它不想直飞，免得有人说它像麻雀。燕子口衔春泥，在裂口的檩木的檐下筑巢，划破冬日的蛛网。燕子忙，哪儿有农人插秧，哪儿就有燕子的身影。它喜欢看秧苗排队，像田字格本。衔泥的燕子，从不弄脏洁白的胸衣。在新巢筑好之前，不要跟燕子说话。

如果没有风，春天算不上什么春天。风把柳条摇醒，一直摇出鹅黄。风把冰的装甲吹酥，看一看冰下面的鱼是否还活着。风敲打树的门窗，催它们上工。风把积雪融化的消息告诉耕地：该长庄稼了。别对风说：“嗨！”也别劝它休息。春风休息，春天就结束了。所以，不要跟春风说话。

雨是春天的战略预备队。在春天的战区，风打前阵，就像空军作第一轮攻势一样，摧枯拉朽，瓦解冬天的军心。雨水的地面部队紧接着赶到，它们整齐广大，占领并搜索每一个角落，全部清洗一遍，让泥土换上绿色的春装。不要跟它们讲话，春雨军纪严明。

草是春天的第一批移民。它们是老百姓，拖儿拉女，自由散漫。草随便找个地方安家，有些草跑到老房子屋顶，以及柏油路裂缝的地方。草不管这个，把旗先竖起来再说。阳光充足的日子，草晾晒衣衫被褥，弄得乱七八糟。古人近视，说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哪里无？沟沟壑壑，连电线杆子脚下都有草的族群。人见春草生芽，舒一口气，道：春天来了！还有古人作诗：“溪上谁家掩竹扉，鸟啼浑似惜春晖。”（戴叔伦《过柳溪道院》）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”（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）春晖与春树都比不过草的春意鲜明，它们缝春天的衣衫，不要跟忙碌的缝衣匠说话。

“管仲上车曰：‘嗟兹乎！吾不能以春风风人，吾不能以夏雨雨人，吾穷必矣’”。（《说苑·贵德》）没有谁比春天更厉害，管仲伤感过甚。看春天如看大戏，急弦繁管，万物萌生。在春天，说话的主角只有春天自己，我们只做个看官。



一点表里

·张卫

寻梅

年后的一天早晨，冬阳在凛冽的寒风中泛着白光，路上行人寥寥，疾驰的车辆留下袅袅尾烟，偶尔有穿梭而过的鸟儿，一晃就蹿向云间。

很久未回老家了。母亲前段时间染病，老人家身板还硬朗，挺了过来。回老家陪老人过了一个年，初三，老人就催促回来了，说是都有公事，回去安心。

一大早在想，绿缘居不远处的植物园有我每年都要光顾的梅园。迎着薄雾顶着寒风来到久违的梅园。

园子里出奇的安静，迎面进入眼帘的是那片曾经娇艳欲滴、满塘碧绿、层层叠叠的荷塘，在这冬日里，往日的繁荣早已遁去，满目赭黄的枯叶，残缺的茎秆，这大概也是难以回避的轮回吧。

我期待着看到盛开的梅花，那洁白的、嫣红的、粉绿的……那是生机的勃发，是生命的绽放。但是我确乎失望了，寒风中瑟瑟的是密密麻麻待放的小花苞。我努力找寻着，穿过崎岖小径，放眼望去，尽是盘根错节的枝丫，是一茎虬髯苍劲的树干，各种各样的形态，苍古清朴，只有寥寥的金钟似的碎花儿迎风斗寒。此情此景虽有些失望，但又激起我的憧憬，期待不也是美好的吗？虽没有看到那绚丽漫天的精灵似的花儿，但更真切看到了这些坚韧的枝干，也让我感悟到了梅花傲霜斗寒的不易。是啊，梅花没有牡丹的大红大紫，没有兰花的淡雅清幽，没有荷花的婀娜娇羞，但她不畏严寒，独步早春，她不因错过春天的明媚而懊恼，不因错过夏日的骄阳而沮丧，不因错过秋时的收获而失落，她无怨无悔等待春的到来。

回去的路上，几只斑鸠扑闪着飞向天空，想起一首古诗，聊以慰藉这次梅园之行：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是啊，梅花，我还会再来看你，春天不会太远。梅花年后多，绝知春意好……

本版配图 / 红茶

高眉低看

春天三章

鲍吉原野



的枝，握着龙爪槐的枝，趴在它们耳边说：“唔，春天喊我！”

春天是改革家

四季当中，春天最神奇。夏季的树叶长满每一根枝条时，花朵已经谢了，有人说“我怎么没感觉到春天呢？”

春天就这样，它高屋建瓴。它从事的工作一般人看不懂，比如刮大风。风过后，草儿绿了；再下点雪，然后开花。之后，不妨碍春天再来点风、或雨、或雨夹雪，树和草不知是谁先绿的。河水开化了，但屋檐还有冰凌。

想干啥干啥，这就是春天的作风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北方看不到端庄娴静的春天，比如油菜花黄着，蝴蝶飞飞。柳枝齐齐垂在鸭头绿的

的面貌。

春天暗中做的事情是让土地复苏，让麦子长出来，青草遍布天涯。“草都绿了，冬天想回也回不来了。”这是春天常说的一句话。春天并不是冬天到达夏天的过度，而是变革。世间最艰难的斗争是自然界的斗争，最酷烈的，莫过于让万物在冬天里复苏。冬天是冷酷的君王，拒绝哪管是微小的变化。一变化，冬天就不成其为冬天了，正如不变化春天不成其为春天。春天和冬天的较量，每一次都是春天赢。谁都想象不到，一寸高的小草，可以打败一米厚的白雪，白雪认为自己这么厚永远都不会融化。如果它们是钱，永远花不完。积雪没成想自己不知不觉变成沟壑里的泥汤。

春天朴素无物，春天大象无